

激情重燃

JIQINGCHONGRAN
DAYUANZIDI DE BALINGNIANDAI



大院子弟的80年代

从文革到改革。一段段爱恨情仇在朋友与爱人之间展开。
跌宕起伏的七十年代，激情重燃的八十年代。
大院子弟的颠沛流离，让他们尝尽了苦辣酸甜……
朋友的欺骗与忠诚，爱情的绚烂与枯萎，事业的枯井与绝处逢生……
为了理想，为了爱情，为了尊严，他们决定再上征程！

张为良 著

新世界出版社



文豪 重燃

JIQINGCHONGRAN
DAYUANZIDI DE BALINGMIANDAI



大院子弟的80年代

张为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情重燃:大院子弟的 80 年代 / 张为良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104-1540-1

I. ①激…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7488 号

激情重燃:大院子弟的 80 年代

作 者:张为良

责任编辑:连 慧

封面设计:艺和天下

版式设计:魏 华

责任印制:李一鸣 秦光中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10×1020 1/16

字数:300 千字 印张:18.5

版次: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1540-1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目 录

- 一 风生水起闹金陵 /001
- 二 举报大三元 /006
- 三 遇恶狼结识三村妇 /012
- 四 斗志昂扬 /020
- 五 幸福的下乡生活 /030
- 六 暗恋王娟 /038
- 七 瞎指挥留祸端 /045
- 八 “二王”佳话 /056
- 九 露天矿引出陈年谜案 /060
- 十 大雪宿周村 /068
- 十一 洋拐棍的真情 /074
- 十二 揭秘红梅身世之谜 /080
- 十三 大拜年 /085
- 十四 英勇赴黄泉 /089
- 十五 意外怀孕 /095
- 十六 可怜的村妇 /099
- 十七 高德培身陷囹圄 /104
- 十八 黎明前的磨难 /109
- 十九 未婚先孕 /116
- 二十 80年代的三转一响 /121
- 二十一 官复原职 /126
- 二十二 官运亨通 /131

- 二十三 老支书整人的手段 /136
- 二十四 筹备工作结束 /140
- 二十五 挑战观念 /144
- 二十六 围攻老支书 /152
- 二十七 鸿门宴 /155
- 二十八 刘月亭的麻烦 /162
- 二十九 不咸不淡的生活 /168
- 三十 进入江南厂 /173
- 三十一 终遭滑铁卢 /178
- 三十二 高朋满座谈国事 /181
- 三十三 仗义执言 /187
- 三十四 做倒爷 /193
- 三十五 惊天陷阱 /203
- 三十六 巧遇初恋情人 /211
- 三十七 老支书命丧黄泉 /216
- 三十八 私约严华 /223
- 三十九 劳模之死 /231
- 四十 如梦方醒 /236
- 四十一 甘肃行 /243
- 四十二 求援 /248
- 四十三 孙世杰请客 /254
- 四十四 勾勾搭搭 /260
- 四十五 出国 /263
- 四十六 高德培中风 /267
- 四十七 酒桌上巧安排 /271
- 四十八 藏猫腻 /274
- 四十九 伤情 /277
- 五十 多灾多难走向末路 /282
- 五十一 盛情难却 /285
- 尾 声 /290

一 风生水起闹金陵

1

1968年初春，春寒料峭，冷艳的腊梅花却似锦缎云霞，粉的白的，看一眼便让你不能忘记。江南的赏梅胜地当数冶城东郊的梅花山，早在明清时期就久负盛名。每逢早春，皑雪消融，正是梅花争奇斗艳的季节，来此赏梅的人络绎不绝。

当历史进入“不爱红装爱武装”的60年代，花虫鸟兽被扫进“封、资、修”的垃圾箱时，梅花山因此被冷落了下来，“赏梅”就成了教科书上言古的代名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梅花山没有游人了。

这不，在一株苍老遒劲的梅树下，有一对俊男靓女正细声慢语，男的中等身材，留着小平头，眼睛上扣副眼镜；女的娇小玲珑，肌肤洁白如雪。他们都穿着学生服，颈上都围着一条草绿色围巾。

从校服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市干部子弟中学的应届毕业生。男的叫高明文，女的叫苏玉。因为他们精神太集中，讨论的问题太重要，以致他们没有注意到四周还涤荡着冰一样的寒气，以及随风飘落的梅花。

高明文现年18岁，特殊的年代过早地塑造出了他那特有的气质。他参加过全国学生大串联，见过领袖；批斗过干部子弟中学原校长史文才，并揪住他的二分长发，给了他一记连自己至今都无法忘记的耳光。

高明文的家庭背景不太好，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高德培出身于金陵破落的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向往革命，参加过进步组织。抗日战争时期，不少热血青年离开沦陷区，奔向重庆和延安。

有一天，高德培最要好的同学苏定远约他奔向延安，恰好他的父亲病重，未能一道成行。为此，高明文不知责怪过父亲多少次，认为他失去了一次比生命还重要的机会。不然，高家也成了百分之百的革命家庭，他高明文也就有了和苏玉一样的地位。好在1948年高德培参加了冶城党的地下组织，

总算避免了个人历史上更大的遗憾。

高明文的母亲是原国民党中央大学某教授之女，贤惠淑达，解放后在市某所中学教国文。高明文很喜欢自己的母亲，但总觉得母亲是家里的一颗定时炸弹。果然，在反右运动中有人开始怀疑国民党的教授之女必然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在有市教育局任书记的丈夫高德培这把保护伞，最终没有形成一片喊打之声。

熬过那阵风，父亲还是和母亲商量，让她以身体不适为由，从教师岗位退下来。对于这个决定，高明文觉得父母特别英明伟大。

苏玉是苏定远的小女，当年苏定远到了延安后，就加入了八路军，并赶赴抗日前线，多次立功受奖。1949年，他随二野强渡长江，并作为第一批留守冶城的某部正师级军官，开始了建设冶城的工作。由于工作之便，苏定远很快就和昔日好友高德培取得了联系，两家也就开始走动，高明文也就是在这时候认识了苏玉，并且知道他们两人都在一所中学。

由于两家特殊的关系，高明文和苏玉要比其他同学走得近，关系也比较密切，两家父母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时间飞逝，眼看着快要毕业了，忽然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说是中央决定要解决北煤南运问题，文件已经压在冶城军区最高长官许司令的手上。

高明文年纪不大，但政治嗅觉特别灵敏，他觉得如果消息可靠，一场空前的大运动将在江南展开。既然是运动，那么对于一位要求进步的热血青年来说，自己显然有了用武之地。为了证实消息的可靠性，他问了父亲高德培，高德培却闪烁其词。高明文只好求助苏玉了。

“苏玉，你爸真的是这样说的吗？”高明文有点不相信。

“是啊！他还叫我暂时不要说哩！”

“那你不是对我说了吗？”

“你？你不一样嘛！”苏玉害羞地说。

“苏玉，你参加吗？”

“什么？”

“开发江南大煤田啊！”

“不知道啊！我听我爸的。”

“那怎么行？万一你爸不同意，你就不去了？”

“当然不是！只要你们去，我就去！”

“好！一言为定！”高明文伸出手，跟苏玉的握在一起。两人四目相对，一时倒生出不少豪情壮志。

2

高明文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厨房做晚饭,父亲高德培尚未回来。高明文悄悄地走进自己的卧室,悄悄地躺下,显得异常兴奋。离开梅花山之后,时间尚早,他邀苏玉看了场苏联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然这本书二人很早就看过了,有的章节还能倒背如流,但在看电影时二人还是热血沸腾,好几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现在,高明文躺在床上,想的最多的还是苏玉。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他和苏玉之间有了一层说不清的关系。在学习上,苏玉算不上是最好的,但是在容貌上却是全校女生中最出众的。凭着过硬的家庭背景、娇美的外表,追求她的男生不下一个连,她收到的情书可以用箩筐来计算。

高明文凭着超人的才智,能写一手的锦绣文章,加上一副文质彬彬的外表,同样吸引了许多女生。这样一对可以称得上才子佳人的金童玉女,惺惺相惜,能不让同龄人羡慕得要死?好在眼下二人的兴趣和精力,并没有完全放在谈情说爱上,更多的只是把对方当做自己倾诉的对象。

天黑的时候,母亲叫高明文吃饭,他一下子从床上蹦起来,倒吓了母亲一跳。父亲高德培刚下班就一头扎进书房,这时他摘下眼镜,边走边揉着太阳穴,在那张老式木质靠椅上坐下来,表情显得很严肃。

桌上已摆上了三菜一汤,每人还有一碗掺着土豆的大米饭,这样的伙食在几年前那场自然灾害时是无法想象的,现在已经逐渐平常起来。不过,生活的改善并未给高德培带来多少喜悦,最近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凝重,作为当时我们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教育家,他心中的那些想法是不可能轻易流露出来的。

一家三口终于坐定吃饭,照例不声不响。以往吃饭的时候,高明文不会主动说一句话,每次都是父亲问他一些学习上的事,他只是回答“是”或“不是”,多一句他都不说。今天高明文一反常态,几次张口想跟高德培说话,话到嘴边他又收了回来。他发现父亲脸色相当难看,吃了几口饭,眉头紧皱,似乎饭菜难以下咽。

母亲瞧了半天,知道丈夫肯定遇到了不顺心的事,于是小心翼翼地问:“老高,发生了什么事?”高德培埋下头,郁闷地说:“老林头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哪个老林头？”高明文问。

“还有哪个？就是那个不肯到台湾的林忠啊！”

“为什么？”高明文认识林忠，他的父亲是国民党早期创始人之一，解放初期，蒋介石几次动员他到台湾伪中央大学任教，他都斩钉截铁地说：“你可以砍我的头，但我决心留下来报效祖国！”蒋介石骂道：“娘希亚！要不是看在你老头子的分儿上，早就砍了你！滚！跟共产党跑去吧！”就这样，林忠留了下来，而他一直是高德培的得力助手。

“这样的人，怎么就倒霉了呢？”高明文不解地问道。

等了半晌，高德培才回答：“这些事，你少问！”

“为什么不让我问？我都18岁了！”高明文说。

“你还嘴硬！”高德培显然生气了，他指着高明文说，“你18岁又怎么了？想造反了，是不是？我看你昏了头了！”

经高德培这么一骂，高明文不敢再议老林头的事，就连他自己的事也不敢问了。

3

第二天，高明文走进环境优美的干部子弟中学，看见许多学生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议论着什么。他挤进去，看见自己的好朋友王小虎正眉飞色舞地发布着振奋人心的消息：“信不信由你，全市本届初高中毕业生全部列入矿校，参加开发江南煤田的伟大战斗。同学们！我们大有作为的时候到了！”

王小虎话音刚落，周围便响起一阵掌声。高明文一把将王小虎拉出人群，表情严肃地问道：“你的消息可靠吗？”王小虎道：“怎么不可靠？学校里都传遍了！嘿！真带劲！哎，你是学生会的宣传干事，怎么这回消息不灵通了？还有啊，有消息说，凡是参加开发江南煤田的毕业生就不再上山下乡。明文，这机会多好啊，你说呢？”

高明文点点头，说：“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这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福气了，我们真要好好感谢党中央啊！”心里却想，省得再找关系了。

“小虎，走，我们到教务处问问。”不等王小虎答话，高明文拉着他就走，不一会儿来到教务处门口，只见教务处里外挤满了人，他们正嚷嚷着要进去，而里面的人已经往外涌，领头的是学生会主席刘月亭。

刘月亭生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中等个儿，满脸福相，十几个同学一围，就跟众星捧月一般。高明文不服，心想：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以后看

谁吃得开！转身要走，刘月亭看见他了，直接喊道：“你别走，明文！跟我们一起贴海报去！”高明文淡淡地问：“什么呀？”“走啊！去了不就知道了嘛！”高明文还在犹豫，王小虎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他这才跟着走。

一大群人涌到忠字墙旁，看着刘月亭展开手上那张特大的海报，高明文扫了一眼，马上精神抖擞，主动冲上去，帮助张贴。刚贴好，人群中有人喊他，他没听见，站在刘月亭旁边的陈一万示意有人叫他，他才回过头去。

“苏玉！”见到苏玉，高明文很激动。

“明文你出来！”明文看见苏玉的鼻尖上已渗出了晶亮的汗珠。

“有好消息吗？”

“有啊！跟海报上说的差不多！”

“这就是好消息啊！”高明文一把抓住苏玉的手，“谢谢你，苏玉！”

不料，苏玉眼里却溢满泪水。

“怎么啦？你哭了？不至于高兴成这样吧？”王小虎惊讶地问。

“是啊！你怎么啦？谁欺负你了？”高明文掏出手帕，一边递给苏玉擦泪，一边问。

“还有谁！我爸啊！他不让我参加开发煤矿，他要我先上军校，我怎么能答应！这让我怎么办啊？”苏玉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

“你爸这样做不对！作为老革命，他的思想怎么这样落后！”高明文愤愤地说。

“是啊！我想他可能认为你是女生……”王小虎帮着腔。

“住嘴！我苏伯伯怎么会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你别瞎说啊！”高明文数落着王小虎。

“明文，是你错了！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我爸已经被任命为江南煤田开发总指挥了。他支持开发江南煤田，只不过他是老封建，总认为这跟他当年打仗一样，女孩子是不能当主力军的。”

“不行！我今晚就去找苏伯伯！”

“对！找他去！”

“不要！这样肯定惹他生气，明文你不是不知道我爸的脾气。”

“照你说，你向你爸妥协了？去上军校？”高明文有点急了。

苏玉摇摇头，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你们放心，开发江南煤田，我一定参加！”

三人说着话，校园里已聚集了很多，连低年级的同学都出来凑热闹。就在这时，校广播忽然响起来，里面传出了校长周青洪钟般的声音：“同学



们,请静一静!静一静!我现在代表校方讲几句话。同学们,你们大概都看了海报了,开发江南煤田,甩掉江南无煤、北煤南运的旧帽子,是一项伟大的决策。这一决策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不但巨大地鼓舞着江南广大有识之士的斗志,同时也极大地振奋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我刚才从江南煤田开发总指挥部得到消息,为了开发煤田,全国人民已行动起来了。第一批从开滦矿务局、东北矿务局调来的志愿开发团已经到冶城了!”周校长话音刚落,校园里滚过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每次开会,都会选择在最佳、最醒目的位子坐着的高明文,这时突然跳到主席台上,振臂高呼:“向全国人民学习!向全国人民致敬!”台下一片呼声。周校长继续说:“同学们!为了表达冶城人民,特别是我们的一片深情厚意,校党委根据开发总指挥部的意见,决定组织一个欢迎团,上车站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

掌声!又是一片掌声!

“热烈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高明文的声音又恰到好处地响起来。

二 举报大三元

1

冶城西站宛如沸腾的海洋,挤满了工、农、商、学、兵的代表。那些被高举着的大小欢迎牌子和用布条扯成的条幅,像海洋上漂浮的航标,随着人群的波动上下起伏。火车尚未进站,人们的情绪已经像浇了汽油的干柴,一点就着。口号声此起彼伏,直贯云霄。

在这沸腾而狂热的人群中,有一个人面色严峻,一言不发,他就是刚刚成立的江南煤田开发指挥部总工程师唐凯山。他为什么一言不发呢?难道他对欢迎仪式不满意?还是对北方来的志愿大军不赞成?当然都不是。不说别的,在这趟南下的列车上,就坐着他留德时的好友、煤矿地质专家胡子明。

夫子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唐凯山心里自然高兴,而且也为群众的热情所感动,只不过他现在有个天大的难言之痛,无处诉说。

一个月前,唐凯山还就职于中国煤矿开发总公司。忽然有一天,他接到

上级指示,要他马上迁职冶城。到了冶城后,他看到了他不愿意看到的事实,那就是过分的热情同现实的巨大反差。在煤矿总指挥部(下称“煤总”)报给中央的报告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在旧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所谓的学术专家,到处散布江南无煤的论调;在新中国,他们的谎言将彻底破产。据科学估算,仅冶城东郊就分布着钟山、湖山、青龙山、乌鸦山等矿区,储煤量达几亿吨,可供开采一百多年。这项伟大事业的成功,必将给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世界上一切敌对势力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哪里是什么考察报告,分明是一份充满政治色彩的战斗檄文。稍有一点地质结构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在冶城东郊不大的丘陵地带会有如此巨大的储煤量。那么是何人又是根据什么确定这样的伟大蓝图呢?这就是唐凯山痛苦的地方。

1966年在北京某次全国煤矿分析报告会上,唐凯山曾作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里指出,江南特别是冶城东郊丘陵地带,具有煤矿地质生成条件,可以通过进一步勘探加以确定,如果发现有,可以缓解华东地区用煤的紧张状况。就是这一番话,引起冶城军管会的高度重视,他们组织了一个政治色彩很浓的勘探班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东郊做了勘察,随后由军管会某高级秘书起草了上面那个东西,这种不尊重科学、完全违背实际的做法能不让唐凯山痛心吗?

当他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担心以及看法的时候,首先就遭到苏定远总指挥的反对。苏定远说:“老唐,我理解你所说的要尊重科学。但是,有时光靠科学干革命是不行的,还要有群众的热情。再说了,开发江南煤田是中央决定的,不论情况怎么样,都是革命政治的需要嘛!好了好了!你是专家,千万不能碰到敌人就当逃兵。还是领袖说得好,‘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嘛!”

苏定远说完,双手叉腰,哈哈大笑。唐凯山看着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知道靠他一个人去阻挡一群乃至一批人的狂热心态,无异于以卵击石。现在,不论在大会还是小会上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开发江南煤田,改造国民党旧首都,创一番伟业,放几颗卫星……

唉!唐凯山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尽量减少上马规模以及搞好基础建设,尽量减少国家损失。当他感到孤掌难鸣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他的同窗好友胡子明。于是写了一封信,力邀他南下,助自己一臂之力。

胡子明很快寄来了回信:



尊敬的凯山兄：

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我才知道你已离开煤矿开发总公司到了冶城。说实话，我们这里的情形比你那儿好不了多少，到处是声援“开发”的呼声。在这样的氛围里，你是无法用科学来阻挡人们的狂热。我只是说了几句实话，举了几个国外的经验，就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并给我取了个外号，叫什么“洋拐棍”。哈！这些我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他们还让我活着，只要活着，我就能为党、为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

凯山兄，你来信问我的家庭情况。说来凄凉，自从我被打成右派以后，那个女人就领着儿子走了。唉！不说了！还是说点高兴的吧！看到你邀我南下的信，我真的好高兴啊！你知道那儿是我放飞青春的地方，我有很多的梦留在那里了。我决定南下，重新寻找一片属于我的天空。谢谢你，凯山兄，咱们冶城再聊。

此致

革命的敬礼！

子明

1968年2月11日

2

载着胡子明的火车进站了。四周早已是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唐凯山看了看表，然后对旁边的工作人员说了几句话，便独自朝左走去。他知道胡子明坐在7号车厢。刚挤到车门口，就看见体格单薄、戴副眼镜的胡子明走下车来。

“子明！子明！”唐凯山乍见好友，一阵狂喜。

胡子明听到叫声，马上向唐凯山挥手。

“子明！”

“凯山！”

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子明，终于把你盼来了啊！”

“是啊！一晃十年了，你老了！”

“你也一样啊！走！这里不是咱们说话的地方，到大三元去，那里比较清

静。”

“就是新街口那个大三元酒家？”

“是啊！你还记得啊？走，咱们喝二两去！”

“咱们不醉不休！”

说着话，二人正要迈步，刘月亭、高明文、王小虎、苏玉走了过来，把他们围在了当中。

“你叫胡子明？”刘月亭手上拿着一张《通知》，表情严肃地问。

胡子明点点头。

“胡子明，我刚刚接到煤总的书面通知，说你是南下的唯一的右派分子，对你要实行特别管制，请你跟我们走吧！”

胡子明说：“我犯了什么法？我也是来为开发作贡献的啊！”

“胡子明！你老实一点！领袖时刻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谁知道你是何居心，来冶城又想干什么坏事？”高明文振振有词道。

“胡闹！”唐凯山实在听不下去了，他厉声问：“你们是矿校学生吗？”

“是！怎么样？”苏玉从高明文背后伸出脑袋说。

“不怎么样！我认为只要他愿意为‘开发’出力，不管什么人，咱们都应该团结，你说呢？”

高明文凑到刘月亭的耳边，悄悄地说：“刘主席，我看这人也有问题，八成也是个右倾，没准来跟胡子明接头的哩！你看要不要把他一起带走？”

刘月亭没有说话。

王小虎大声说：“老实点！还是跟我们走吧！”

唐凯山义正词严道：“同学们啊，你们懂什么！他是我国少之又少的地质专家，是我请来找煤的。你们想，要挖煤，光靠热情管用吗？你们还是先回去，胡子明的事我负责。”

“你负责？你是什么东西？”高明文瞪了唐凯山一眼。

“小同学，你别横！我叫唐凯山，你就说人让我带走了，有问题我负责。”

“请问你是干什么的？”刘月亭问。

唐凯山刚要回答，苏玉又探出头来问：“你是唐工程师？”

“是啊！你是？”

“我是苏定远的女儿啊！”

“哎呀！你是苏玉！我常听你爸说你是个乖孩子，今天一见，不太像嘛，好厉害哦！”

苏玉不好意思地笑了。



“笑什么！你怎么这样没立场啊！”高明文不高兴地拽了苏玉一把。

刘月亭向高明文做了个手势：“既然有唐工程师负责，人就不带了。唐工程师，我叫刘月亭，以后还希望您多多指点啊！”

唐凯山望着他，点了点头，他对眼前这个学生有了很深的印象。

3

出了冶城站，唐凯山和胡子明二人直奔大三元酒家。

冶城大三元酒家是具有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在曹雪芹笔下就曾出现过。只是不知道是后人借用曹翁的，还是曹翁借用前人的？反正一代接一代，到了解放初期，它属于一位姓沈的老板。解放后，政府把它改造成了国营企业。

“子明，照理讲你来过这里啊。”唐凯山指着大三元的牌匾说。

“是啊！上次来的时候里面的桌子、椅子非常豪华，哦！在那边还有个翡翠屏风，上面尽是花鸟虫兽，绣在真丝上，很漂亮。”

说着话，二人找了个地方坐下，胡子明继续说：“那一次我是跟她一起来的。”

“你说的是吴丽华？”

“是啊，那年我正在中央大学读地质矿产学，为了庆祝我20岁的生日，吴丽华请我一个人，就在这，我们私定了终身……唉！不谈了，不谈了，反正我对不起她，也不晓得她现在在不在世上，唉！”

“别难过了，子明！难道这么多年你还没有忘记她？”

“怎么能忘呢？我这一辈子，第一个女人忽然失踪了，第二个女人又宣布跟我划清界线。我有时想，如果丽华在，她会‘大难临头各自飞’吗？”

“我想不会吧！不过，你也要为这个女人想想，她跟你图什么呢？这两年什么人不明哲保身，何况还有个孩子，你说呢？”

胡子明没说话，显然他在沉思。

“子明，你想什么啊？”唐凯山叫他。

“哦，没想什么啊！这次你请我来，我怕连累你。”

“哪里话！咱们都是做学问的，注重科学。你对冶城东郊做过研究，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凯山，你现在的心情和处境我理解，看得出你为官多年，还是性情中人

的脾气！不过，我说出来你别生气啊，在冶城没有煤挖，要说有，也就是钟山等几处小煤矿，那些煤质量都很差，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那偌大的乌鸦山区会不会存在大煤矿呢？”

“你说乌鸦山区？”提到乌鸦山区，胡子明的脸扭曲起来，显得异常痛苦。

“对不起，老同学，我又勾起你的伤心事了。我知道吴丽华就是在那里失踪的。”

“没关系！我能挺得住。记得那时候，国民政府里有很多人相信乌鸦山区是个大煤矿，我和丽华当时正好研究地质构造和矿藏学，对乌鸦山的传闻很感兴趣，就利用暑假去考察。在山里，我们仅找到一些前人开掘后废弃的直井和斜井，在一个山窝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露天矿，离地面大概一尺多深。但是，这个矿只是一些煤泥，能量不会超过五百大卡，没有什么开采价值。至于整个乌鸦山区到底有没有煤，我也不能过早下结论，还要进一步实地考察才行。”

这时，酒菜上来了，胡子明自然停住了话题。

服务员是个老太太，穿着白大褂倒也慈祥。

“谢谢大妈！”唐凯山礼貌地说。

“不用客气！”老太太语气很不友好地说，“要节约闹革命！”

唐凯山笑了，他明白老太太的意思，她肯定是说他要的六菜一汤太浪费了。

望着老太太的背影，胡子明颇有感慨地说：“冶城的空气蛮紧张的嘛。”

唐凯山说：“现在全国都一样。今后你要多加小心，特别是言语上不要让人抓住辫子才行。”

胡子明苦笑道：“我这个人就这德行，怕是难改了！”

“那就不改，哈哈！还是吃菜喝酒！”

“好啊！来！干！”

多年不见的同窗好友把杯子举了起来。

“慢！”忽然一声断喝，吓得二人一哆嗦，胡子明杯中酒都洒出几滴，溅到了脸上。

“干什么！”唐凯山生气地把酒杯往桌上一拍，弄出很大的声音。他看见刚才那个老太太带了两个穿军装戴军管会袖章的人站在面前。

“不干什么！”老太太先开口答道，转而不慌不忙地问两位军人，“同志，你们看是他们吗？”

“是。”



“我刚才就觉得你们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工农大众，哪有这样大吃大喝，一下子花五块钱的？五块钱啊！”老太太手指着胡子明的鼻子大声地说。

“谢谢大妈！您的觉悟很高啊！”其中一个军人说。

“那当然！我刚上班不久还抓过一个台湾特务哩！”老太太显得很自豪。

“您真勇敢！”另一个军人说。

唐凯山跟胡子明交换了个眼色，问：“你们想干什么？”

“你就是唐工程师吧？对不起！我们要带走你身边的人。”一个军人说。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煤总！”

“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啊？”

“你是没见过，你来的时候，我们正在东北出差，昨天刚回来。”

“这么说胡子明的档案材料是你们……”

“不错，是我们。唐总，希望你把人交给我们带走。”

“哼哼！”唐凯山冷笑两声。

“唐总，你笑什么！这可是苏总说的，他听了矿校生的汇报很生气，说你敌我不分，立场有问题，请你马上回去向他解释！”

“你们太放肆了！”唐凯山一下子站了起来，很生气。胡子明忙用手拦住他，面带微笑地跟两位军人点点头，然后昂首走向大门。

“子明！”唐凯山不禁喊道。

胡子明回转头，意味深长地看了唐凯山一眼。

唐凯山的眼里涌出了无奈的泪水。

三 遇恶狼结识三村妇

1

1968年5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消息：开发江南煤田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大批开发建设人员已经开进了钟山、湖山、龙塘、青龙山、乌鸦山等矿区，一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伟大事业已经开始。人们满怀豪情，高